宋史/卷4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一十九 ◄

宋史
卷四百二十　列傳第一百七十九

► 卷四百二十一

王伯大 鄭寀 應　　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炯 皮龍榮 沈炎

王伯大

王伯大，字幼學，福州人。嘉定七年進士。歷官主管戶部架閣，遷國子正、知臨江軍，歲饑，振荒有法。遷國子監丞、知信陽軍，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常平。久之，依舊直祕閣、江東提舉常平，仍兼知池州。端平三年，召至闕下，遷尚右郎官，尋兼權左司郎官，遷右司郎官、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，兼提領鎮江、建寧府轉般倉，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，兼提領措置官田。進直寶謨閣、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。進對，言：

「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，日趨日下而不可挽。其始也，搢紳之論，莫不交口誦詠，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；未幾，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；又未幾，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；又未幾，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。嗚呼！以亡為言，猶知有亡矣，今也置亡而不言矣。人主之患，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；人臣之罪，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。

陛下親政，五年於茲，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，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？議逸欲之害德，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、周幽之人主；議戚宦近習之撓政，則天下將以朝廷為恭、顯、許、史、武、韋、仇、魚之朝廷；議姦儁佞朋之誤國，則天下又將為漢黨錮、元祐黨籍之君子。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，忠臣懇惻而言之，志士憤激而和之。

陛下雖日御治朝，日親儒者，日修辭飾色，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。言者執之而不肯置，聽者厭之而不憚煩，於是厭轉而為疑，疑增而為忿，忿極而為愎，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，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。彼中人之性，利害不出於一身，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。其稍畏名義者，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；若其無所顧戀者，則皆攘袂遠引，不願立於王之朝矣！

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：『吾之制行，得無有屋漏在上、知之在下者乎？』徒見嬖昵之多，選擇未已，排當之聲，時有流聞，則謂精神之內守，血氣之順軌，未可也。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：『凡吾之左右近屬，得無有因微而入，緣形而出，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？』徒見內降干請，數至有司，裏言除臣，每實人口，則謂浸潤之不行，邪徑之已塞，未可也。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：『凡吾之諸臣，得無有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，惡直醜正，側言改度者乎？』徒見剛方峭直之士，昔者所進，今不知其亡，柔佞闒茸之徒，適從何來，而遽集於斯也，則謂舉國皆忠臣，聖朝無闕事，未可也。

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，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；及人言之來，又復推而不受。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，肯為陛下分此謗乎？無也。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，而不必曲為之回護，凡人言之所不貸者，一朝赫然而盡去之，務使蠹根悉拔，孽種不留，如日月之更，如風雷之迅，則天下之謗，不改而自息矣。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！」

又極言邊事，曲盡事情。

以直寶謨閣知婺州。遷秘書少監，拜司農卿，復為秘書少監，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。遷起居舍人，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。臣僚論罷，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。起，再知婺州，辭免，復舊祠。

淳祐四年，召至闕，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。尋為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、兼侍讀。時暫兼權侍右侍郎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。權刑部尚書，尋為真。七年，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。八年，拜參知政事。以監察御史陳垓論罷，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。寶祐元年，卒。

鄭宋

鄭宋，不詳何郡人。初歷官為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。遷著作佐郎兼權侍

右郎官，升著作郎兼侍講。拜右正言，言：「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，遽欲起之，意甚厚也。奈何謗議未息，事關名教，有尼其行。」帝答曰：「卿言雖切事理，進退大臣豈易事也！」

擢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「臺諫以糾察官邪為職，國之紀綱係焉。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，陛下已行其言矣，未及兩月，忽復敘用，何其速也！漢弼雖亡，官不可廢。臣非為漢弼惜，為朝廷惜也。」又奏劾王瓚、龔基先、胡清獻，鐫秩罷祠，皆從之。三人者，不才臺諫也。

遷侍御史。疏言：「比年以來，舊章寖廢。外而諸閫，不問勳勞之有無，而爵秩皆得以例遷；內而侍從，不問才業之憂劣，而職位皆可以例進。執政之歸休田里者，與之貼職可也，而凡補外者，皆授之矣。故自公侯以至節度，有同序補，自書殿以至祕閣，錯立周行。名器之輕，莫此為甚。無功者受賞，則何以旌有功之士；有罪者假寵，則何以服無罪之人。矧事變無窮，而名器有限，使名器常重於上，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，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，則負慷慨之氣、懷功名之願者，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。」遷左諫議大夫。

淳祐七年，拜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。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。淳祐九年五月，卒。寀之居言路，嘗按工部侍郎曹豳、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，則大傷公論云。

應儵

應儵，字之道，慶元府昌國人。刻志於學。嘉定十六年，試南省第一，遂舉進士，為臨江軍教授。入為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。遷太學博士，又遷祕書郎，請蚤建太子。入對，帝問星變，儵請修實德以答天戒。帝問州縣貪風，儵曰：「貪黷由殉色而起。成湯制官刑，儆有位，首及於巫風淫風者，有以也。」帝問藏書，儵請訪先儒解經注史，因及程迥、張根所著書，皆有益世教，帝善之。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、兼翰林權直。又遷著作郎，仍兼職，以言罷。

淳祐二年，敘復奉祠。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以言罷。差知台州，召兼禮部郎官、崇政殿說書。遷祕書少監，仍兼職，兼權直學士院。又遷起居舍人、權兵部侍郎，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，帝一夕召儵草麻，夜四鼓，五制皆就，帝奇其才。遷吏部侍郎仍兼職。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。

八年，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九年拜參知政事，封臨海郡侯，乞歸田里。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，提舉洞霄宮。寶祐三年，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，尋卒。德祐元年，詔復元職致仕。

徐清叟

徐清叟，字直翁，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。嘉定七年進士。歷主管戶部架閣，遷籍田令。疏言：「邇者江右、閩嶠，盜賊竊發，監司帥守，未免少立威名，專行誅戮，此特以權濟事而已。而偏州僻壘，習熟見聞，轉相仿效，亦皆不俟論報，輒行專殺。欲望明行禁止，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，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。」遷軍器監主簿。入對，言：「太后舉哀之日，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，令別置大袖一襲。文思院觀望，欲如后飾，再造其一以進，詔卻之。此真知嫡庶之辨者。請宣付史館，以垂法後世。」

遷太常博士。入對，疏言：「陛下親政以來，精神少振而氣脈未復，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，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，則亦風化之先務，勸戒之大權，與夫選用之要術，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。何謂風化之先務？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。何謂勸戒之大權？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。何謂選用之要術？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。」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，裁抑史彌遠恤典，召用真德秀、魏了翁也。

兼崇政殿說書。遷祕書郎，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，遷軍器少監，皆兼職依舊。遷將作監，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。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。三疏丐外，給事中洪咨夔、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。尋權工部侍郎。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，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、廣西經略安撫使。遷侍右侍郎、主管雲臺觀。召赴闕，遷戶部侍郎，再為侍右侍郎。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州，改知福建安撫使，改知婺州。以煥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，辭免。改知袁州，又改知紹興府、兩浙東路安撫使，辭免。改知潭州，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。

召赴闕，權兵部尚書兼侍讀。淳祐九年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權吏部尚書，遷禮部尚書。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進同知樞密院事，封晉寧郡公。奏修《四朝國史》志傳，五上章乞改機政，帝不許。十二年，拜參知政事。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，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，改洞霄宮，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。久之，以舊職提舉洞霄宮。

開慶元年，召赴闕，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。出知泉州，復提舉佑神觀。景定三年，轉兩官致仕，卒，贈少師，謚「忠簡」。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，而清叟劾罷袁甫，於公論少貶云。

李曾伯

李曾伯，字長孺，覃懷人，後居嘉興。歷官通判濠州，遷軍器監主簿，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。遷度支郎官，授左司郎官、淮西總領。尋遷右司郎官，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，兼敕令所刪修官。遷太府卿、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，詔軍事便宜行之。曾伯疏奏三事：答天心，重地勢，協人謀。又言：「邊餉貴於廣積，將材貴於素儲，賞與不可以不精，戰士不可以不恤。」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，湖面險阻之所當治。加華文閣待制，又加寶章閣直學士，進權兵部尚書。

淳祐六年正月朔，日食。曾伯應詔，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、圖帥材，乞早易閫寄，放歸田里。又請修浚泗州西城。加煥章閣學士，言者相繼論罷。

九年，以舊職知靜江府、廣西經略安撫使，兼廣西轉運使。陳守邊之宜五事。進徽猷閣學士、京湖安撫制置使、知江陵府，兼湖廣總領，兼京湖屯田使，進龍圖閣學士。疏言：「襄陽新復之地，城池雖修浚，田野未加辟；室廬雖草創，市井未阜通。請蠲租三年。」詔從之。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大使。進資政殿學士，制置四川邊面，與執政恩例。尋授四川宣撫使，特賜同進士出身。召赴闕，加大學士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。辭免，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。

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，兼節制廣南，移治靜江。開慶元年，進觀文殿學士，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。景定五年，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。咸淳元年，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，褫職。德祐元年，追復元官。

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閫帥，邊境之事，知無不言。似道卒嫉之，使不竟其用云。

王埜

王埜，字子文，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。以父陰補官，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。仕潭時，帥

真德秀一見異之，延致幕下，遂執弟子禮。德秀欲授以詞學，埜曰：「所以求學者，義理之奧也。詞科惟強記者能之。」德秀益器重之。

紹定初，汀、邵盜作，辟議幕參贊，攝邵武縣，後復攝軍事。盜起唐石，親勒兵討之。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。襄、蜀事急，議遣使講和，時相依違不決。史嵩之帥武昌，首進和議。埜言：「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，並力攻守。」上疏言八事。繼為副都承旨，奏請出師，絕和使，命淮東、西夾攻；不然，利害將深。理宗深然之，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。嘉熙元年，輪對，采事係安危者四端，而專以司馬光仁、明、武推說。復推廣前所言八事，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。

淳祐初，自江西赴闕，奏祈天永命十事。嵩之起復，傾國爭之，埜上疏乞聽終喪，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，益嚴君子小人之限。拜禮部尚書，奏十事，終之曰：「陛下一心，十事之綱領也。」前後奏陳，皆明正剴切，鑿鑿可行。其為兩浙轉運判官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，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。為江西轉運副使、知隆興府，繼有它命，時以米綱不便，就湖口造轉般倉，請事畢受代。

知鎮江府，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。江面幾千里，調兵捍禦，以守江尤重於淮，瓜洲一渡甚狹，請免鎮江水軍調發，專一守江，置遊兵如呂蒙所言「蔣欽將萬人巡江上」，增創水艦，就揚子江習水戰，登金山指麾之。是冬，揚子橋有警，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。

淳祐末，遷沿江制置使、江東安撫使、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、行宮留守。巡江，引水軍大閱，舳艫相銜幾三十里。憑高望遠，考求山川險厄，謂要務莫如屯田。講行事宜，修飭行宮諸殿室，推京口法，創遊擊軍萬二千，蒙衝萬艘，江上晏然。寶祐二年，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封吳郡侯。與宰相不合，言者攻之，以前職主管洞霄宮。卒，贈七官，位特進。

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，凡熹門人高弟，必加敬禮。知建寧府，創建安書院，祠熹，以德秀配。有奏議、文集若干卷。埜工於詩，書法祖唐歐陽詢，署書尤清勁。

蔡抗

蔡抗，子仲節，處士元定之孫。紹定二年進士。其後差主管尚書刑、工部架閣文字。召

試館職，遷秘書省正字。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，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。疏奏：「權姦不可復用，國本不可不早定。」帝善其言。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。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，兼樞密院編修官。尋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檢討官。江東提點刑獄，加直祕閣，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，進直寶章閣，尋加寶謨閣，移浙東。召為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，兼玉牒所檢討官，時暫兼侍立修注官。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。進直龍圖閣、知隆興府。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。拜太常少卿，仍兼資善堂翊善。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。

遷工部侍郎，時暫兼禮部侍郎，兼權吏部尚書。加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，差兼同提舉編修《經武要略》。同知樞密院事，拜參知政事。落職予祠，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，從之。未逾年，復端明殿學士、提舉洞霄宮。乞致仕。轉一官，守本官職致仕。卒，謚「文簡」，以犯祖諱，更謚「文肅」。

張磻

張磻，字渭老，福州人。嘉定四年進士。歷官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，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。遷太常博士、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。遷國子祭酒，時暫兼權禮部侍郎，尋為真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。加集英殿修撰，差知婺州。復為禮部侍郎、權兵部尚書，時暫兼權吏部尚書。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。寶祐三年，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，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五年，拜參知政事。進封長樂郡公，轉三官，守參知政事致仕。九月，卒。遺表上，贈少師。

馬天驥

馬天驥，字德夫，衢州人。紹定二年進士，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。遷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。遷秘書省校書郎，升著作佐郎。輪對，假司馬光五規之名，條上時弊，詞旨切直。遷考功郎官，入對，言：「周世宗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，一念振刷，猶能轉弱為強，陛下有能致之資，乘可為之勢，一轉移間耳。」

遷秘書監、直祕閣、知吉州。遷宗正少卿，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，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。權兵部侍郎，授沿海制置使，差知慶元府。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。改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。寶祐四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兼直學士院，兼侍讀，兼國子祭酒。拜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，封信安郡侯。五年，以殿中侍御史朱熠、右正言戴慶

灴、監察御史吳衍、翁應弼等論罷，依舊職提舉洞霄宮。景定元年，知衢州，以兵部侍郎章鑒論罷。有旨，依舊職予祠。起知福州、福建安撫使，以職事修舉，升大學士。改知平江府。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提舉洞霄宮。褫職罷祠。咸淳三年，追奪執政恩數，送信州居住。四年，放令自便，後卒於家。

朱熠

朱熠，溫州平陽人。端平二年，武舉第一。遷閤門舍人，差知沅州，改橫州，復為閤門舍人、知雷州。入對，為監察御史陳垓論罷；臣僚復論，降一官。久之，授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，差知興國軍。遷度支郎官，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。擢右正言，殿中侍御史兼侍講，遷侍御史。寶祐六年，遷左諫議大夫。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同知樞密院事。開慶元年，拜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。景定元年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，兼太子賓客。以舊職知慶元府、沿海制置使。奉祠。為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。久之，監察御史張桂、常茂相繼糾劾，送處州居住。咸淳四年，詔令自便。五年，侍御史章鑒復以為言，驅之還鄉，尋卒。熠居言路彈劾最多，一時名士若徐清叟、呂中、尤焴、馬廷鸞，亦皆不免云。

饒虎臣

饒虎臣，字宗召，寧國人。嘉定七年進士。歷官遷將作監主簿，差知徽州。遷秘書郎，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。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，特授左司郎中。遷司農少卿兼左司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。遷司農卿、直龍圖閣、福建轉運判官，浙東提點刑獄。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。以祕閣修撰、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，尋為真。時暫兼權侍右侍郎。寶祐六年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暫通攝吏部尚書。拜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。開慶元年，同知樞密院事，兼權參知政事。景定元年，拜參知政事。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，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。夢然再劾之，褫職罷祠。四年，敘復元官，提舉太平興國宮。卒。德祐元年，禮部侍郎王應麟、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，守資政殿學士致仕。

戴慶炯

戴慶炯，字彥可，溫州永嘉人。淳祐十年進士。歷官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。召試館職，遷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。升校書郎，遷右正言、左司諫、殿中侍御史。升侍御史。開

慶元年，拜右諫議大夫。尋加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，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未幾，守本官致仕。卒，贈特進、資政殿大學士。

皮龍榮

皮龍榮，字起霖，一字季遠，潭州醴陵人。淳祐四年進士。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，遷宗學諭，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。入對，請「以改過之實，易運化之名，一過改而一善著，百過改而百善融。」遷秘書郎，升著作郎。入對，因及真德秀、崔與之廉，龍榮曰：「今天下豈無廉者，願陛下崇奬之以風天下，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。」帝以為然。兼兵部郎官、差知嘉興府。

召赴闕，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。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。入對，言：「忠王之學，願陛下身教之於內。」帝嘉納。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，秘書少監兼吏部郎中，宗正少卿、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，兼給事中，吏部侍郎兼贊讀，封醴陵縣男。遷集賢殿修撰、提舉太平興國宮。召見，進刑部侍郎，加寶章閣待制、荊湖南路轉運使，權刑部尚書兼翊善。景定元年四月，拜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，進封伯。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。二年，拜參知政事，仍兼太子賓客，封壽沙郡公。三年，罷為湖南安撫使，判潭州。四年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。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。

咸淳元年，以舊職奉祠。殿中侍御史陳宗禮、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，削一官。它日，帝偶問龍榮安在，賈似道恐其召用，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。雷應至官，謁龍榮，龍榮託故不出；既退，又斥罵之。或以語雷應，不能平，遂疏其罪，又謂每對人言，有「吾擁至尊於膝上」之語。詔徙衡州居住。湖南提刑治衡州，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，未至而歿。

龍榮少有志略，精於《春秋》學，有文集三十卷。性伉直，似道當國，不肯降志。又以度宗舊學，卒為似道所擯。德祐元年，復其官致仕。二年，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諡，未及行而宋亡。

沈炎

沈炎，字若晦，嘉興人。寶慶二年進士。調嶓縣主簿，廣西經略司準備差遣，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。討郴寇有功，改知金華縣，沿江制置司幹官。通判和州，沿江制置主管機

宜文字。監三省、樞密院門，樞密院編修官。為監察御史、右正言、左司諫、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。景定元年，拜右諫議大夫。加端明殿學士、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。二年，拜同知樞密院事，兼權參知政事，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。三年，進大學士，致仕。卒，贈少保。炎居言路，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、觀文殿學士李曾伯、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、左丞相吳潛。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，則為公論也。

論曰：王伯大立朝直諒。鄭采、沈炎居言路，不辨君子小人，皆彈拄之，吾不知其何說也。應繇清慎沒世。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。李曾伯之治邊，短於才者也。王埜得名父師，而其學問益光。蔡抗號為君子，史闕其事。若張磻、馬天驥、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。戴慶炯、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，龍榮不附權臣，為所擯斥而死，猶為可取，慶炯無所稱述焉。朱熠在臺察如狂獬，遇人輒噬之云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